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四七回 演活劇刻意繪春情 倣淫風當場飛黑索

且說于太守在上林春請客，金觀察和章秋谷是和于太守一同去的，還有言主政和楊司馬兩個人一會兒也都來了。金觀察便和眾人寫起叫局的條子來。原來京津一帶，不說叫局，只說是叫條子。當下金觀察叫了寶華班的金蘭，于太守叫五鳳班的桂紅，楊司馬叫東天保的貴喜，言主政叫富貴班的銀珠，章秋谷自然是叫寶華班的雲蘭不用說了。條子發了出去，于太守便請眾人點菜，寫好菜單交給細崽拿了去。不多一刻，細崽端上湯來，叫的姑娘也都來了，一個個坐在客人後面。金蘭和桂紅，秋谷本來認得；貴喜和銀珠，秋谷雖然也在金觀察席間見過一次，卻看得不甚清楚，又仔仔細細的打量一番：雖然比不上金蘭和雲蘭兩個，卻也還五官端正，身段玲瓏，並不分惹厭。

那桂紅見了秋谷，忽然想起招呼月芳的客人，連忙問道：「章老爺，你不是招呼月芳的麼？為什麼不去叫他？」秋谷微笑，搖一搖頭。雲蘭卻瞪了桂紅一眼。金觀察便道：「月芳和你狠要好的，你就多叫一個也沒有什麼。」秋谷道：「我們今天要去聽戲，一會兒就要走的，改天再叫罷。」金觀察聽了，也就不說什麼。

雲蘭卻拉著秋谷的手，附著耳朵悄悄的說道：「耐勿要去倣格石灰布袋，阿曉得？今朝看過仔戲，阿到倪搭去呀？」秋谷略一沉吟道：「等一會再說，不來也說不定。」雲蘭又低聲說道：「倪勿要。晏歇點定規要耐去格！」秋谷聽了，便也附著雲蘭的耳朵說了幾句，雲蘭面上一紅道：「倪是勿曉得格。」

金觀察見他們兩個附耳說話，便喝一聲采道：「你們兩個人不用這般鬼鬼祟祟的樣兒，今天我來和你們做個媒人何如？」章秋谷微微一笑，也不言語。雲蘭接口說道：「格末蠻好，就請耐金大人搭倪做個媒人，勿得知倪阿有格號福氣？」說著自覺有些不好意思，紅著臉回頭一笑，恰恰和章秋谷打了一個照面。秋谷便握著他的纖手，定睛細看時，只見他寶靨微紅，梨渦含笑；柳挾雙眉之翠，花飛一面之春；頭上帶著兩條茉莉花條，一陣茉莉花香直送到章秋谷鼻孔中來。

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不由得心中一動，兩隻眼睛一瞬不轉只是靜靜的看。雲蘭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不覺「嗤」的笑道：「耐格人啥實梗呀！」秋谷微微一笑，一言不發，只細細的領略那靜中香色、個裡溫柔。雲蘭見他看得詫異，不由得臉上竟紅起來，推開了秋谷的手，口中低低說道：「耐勿要實梗哩，撥別人家看仔，阿要難為情！」說著便立起身來走到那邊，對著壁上的著衣鏡理了一理鬢髮，又取出一個小小的牙梳來把前劉海梳了一梳。回過頭來對著章秋谷嫣然展笑。秋谷也對著他微微的飛個眼風。

于太守見了便嚷道：「你們兩個人有什麼話兒只顧當著我們講就是了，何必非要擠眉弄眼的做出這個樣兒來！」秋谷聽了還沒有開口，言主政便也笑道：「秋谷兄既然這樣的賞識雲蘭，明天何不就在他那裡吃一台灣，也好等我們做個現成媒人。」

正說著，忽然聽得笛聲嘹亮，金蘭低低的唱起崑曲來，大家要聽曲子，便打斷了話頭。秋谷原是個慣家，聽他唱的是《八陽》，便按著節拍一句一句的聽下去，覺得一字一轉，音節纏綿，便不由得喝一聲采。接著雲蘭唱了一段《二進宮》，卻也唱得平平穩穩的，沒有什麼舛誤，大家也不免得贊了一聲。桂紅是不會唱的。貴喜、銀珠都唱了一支天津小調。

五道菜已經陸續上完，桂紅和貴喜先自去了。金蘭尚有別處轉局，便也匆匆走了。只有雲蘭和銀珠要同著眾人一起去聽戲，秋谷和言主政自然答應。一會兒細崽送上帳來，于太守簽過了字，大家謝過主人，出了上林春，竟到東門外天仙戲園來。

這個時候已經差不多有八點多鐘。金觀察是預定的包廂，大家一哄上樓，各自坐下。舉目看時，已經擠得個人山人海，連包廂都擠得滿滿的了。原來天津、京城的戲園規則和上海不同，上海是不論包廂正桌，一樣都是上等人的座位，只有同著女客的方才去坐那包廂。平常的人大半都坐正桌，看得清楚些兒，聽也聽得明白些兒。京城和天津的戲園，上等人出來聽戲大家都坐包廂。那池子裡頭的正桌，都是些下流社會的人物，上等人一個都沒有的，表過不提。

只說金觀察邀著大家坐下，先拿過戲目來看時，只見戲目上排著男伶高福安的《金錢豹》、青菊花的《珍珠衫》、小陳長庚的《奇冤報》，又是女伶尹鴻蘭的《空城計》、小菊英的《燒骨記》、馮月娥的《賣胭脂》。原來天津戲館都是男女合演的，所以生意分發達，地方官也不去禁他。

這個時候，台上正在那裡演《金錢豹》。這個高福安本來也是個著名的武生，台容既好，武工也很不差。這出《金錢豹》更是他的拿手好戲。到那飛叉的一場，高福安賣弄精神，拿著一把明晃晃的真叉飛得穿梭一般的，沒有一些兒滲漏。那個做配角接叉的開口跳劉燕雲，也接得十分神捷，伶俐非常。大家都稱賞不已。

《金錢豹》演畢，就是青菊花《珍珠衫》上場。那青菊花穿著一身豔服，婷婷裊裊的走到當場，恰生得骨肉停勻，丰神妍麗。比臨風之玉樹，粉面凝脂；同出水之芙蓉，纖腰約素。好似那一朵彩雲，慢慢的飛到台前的一般。那態度神情，也不像什麼男扮女妝，竟是逼真的一個大家閨秀！出得場來，流波四盼，狠有些嬌羞腴腆的神情。

秋谷見了，先叫一聲「好」，對著金觀察等道：「這個青菊花狠不錯。據我看起來，比那上海的什麼高彩雲、周鳳林還要勝些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看，看著那青菊花的做工也覺得甚是到家。直到小陳長庚唱完了《奇冤報》，方才是女伶出場，尹鴻蘭起著孔明出來。秋谷仔細看時，見他短短的一個身材，台容也不見得十分出色，唱工倒還沒有什麼，就是喉音低些。秋谷便有些不高興看，回過頭來低低的和雲蘭握手談心，也不去看那戲台上做些什麼。

一會兒的工夫，小菊英《燒骨記》唱過，就是馮月娥的《賣胭脂》。剛剛出得戲房，就聽得樓上樓下的人齊齊的喝一聲采，轟然震耳，倒把個章秋谷嚇了一驚。

章秋谷在上海的時候也看過馮月娥的戲，覺得平平常常的，也沒有什麼出類拔萃的地方。如今見了馮月娥，又細細的打量了一番，覺得還是和從前差不多。面貌本出平常，唱工又不見得大好。只有那一對秋波生得水汪汪的，橫波一顧，剪水雙清，著實有些勾魂攝魄的魔力。章秋谷看了暗想：「雖然一雙眼睛生得好些，卻究竟不是全材，唱工、做工也都狠是平常，為什麼天津地方的人要這般的賞識他？」想著，又留意看他的做工，覺得似乎比以前做得老到些兒。那裡知道這個馮月娥做到「買脂調戲」的一場，竟當真和那小生捻手捻腳，兩個人滾作一團，更兼眉目之間隱隱的做出許多蕩態，只聽得樓上樓下一片聲喝起采來。

秋谷本來最不喜歡看的就是這些淫戲，如今見馮月娥做出這般模樣，不覺渾身的雞皮疙瘩都直豎起來，別過了頭不去看他，口中只說：「該死！該死！怎麼竟做出這個樣兒來，真是一些兒廉恥都不顧的了！」金觀察等看了也說形容得太過了些，未免敗壞風俗。只把一個雲蘭看得滿面通紅，低著個頭，抬都抬不起來，拉著章秋谷的手，口中說道：「格號浪形，勿知區區那倣做得出格！看仔阿要勿色頭。」章秋谷附耳和他說道：「你不要說他浪形，等回兒我們兩個人也去串一下子給眾人看看，何如？」雲蘭打了秋谷一下道：「倪是勿懂格，請耐一干子去串罷。」說著忍不住一笑，面上更紅起來。

秋谷正和雲蘭說笑，忽然又聽得那些座客齊齊的喝起采來。秋谷連忙看時，只見馮月娥索性把上身的一件紗衫卸了下來，胸前只繫著一個粉霞色西紗抹胸，襯著高高的兩個雞頭，嫩嫩的一雙玉臂。口中咬著一方手帕，歪著個頭，斜著個身體，軟軟的和身倚在那小生的肩上，好似沒有一絲氣力的一般。鬢髮惺忪，髻鬟斜彈，兩隻星眼半開半合的，那一種的淫情蕩態，就是畫都畫不出來。

這個時候，不要說引得那班聽戲的人人人心動，個個神搖，就是章秋谷這樣的一個曾經滄海的人，也不因不由的心上有些跳動起來。雲蘭坐在秋谷背後，也有些杏眼微錫，香津頻咽。耳中只聽得一片喝采的聲音，好似那八面春雷，三千畫角，直震得人頭昏腦痛，兩耳欲聾。

正在鬧得沸反盈天之際，猛然見外面走進幾個人，分開眾人，一直擠到台前。

頭上都戴著纓帽，腳下都穿著黑布快靴，好象衙門裡頭的差役一般。眾人見了，大家摸不著頭路，不知道是來做什麼的，大家都眼睜睜的看著。

不想這幾個人到了台前，抬起頭來向台上看了一眼，竟大家登著台前的桌子跳上台來。台上的人見了□分詫異，正要開口問時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有一個為首的人搶上一步，搶到馮月娥身旁，「豁啣」的一聲，袖管裡頭掏出一根鐵練，呼的就向馮月娥頭上套去。馮月娥正在賣弄精神的時候，不提防竟有這樣的事情，一時間大驚失色。想要開口問時，張口結舌的一時那裡問得出來。

台下那班聽戲的人見了這個樣兒，大家都七張八嘴的嚷個不住。早見那幾個人取出一張訪牌，向著台下眾人揚了一揚，大聲說道：「我們是天津縣沈大老爺手下的衙役。沈大老爺奉了天津府林大人的訪牌，要立拘這個馮月娥到府聽訊。我們是奉上差遣，概不由己，列位不要見怪。」說著便牽著馮月娥向戲房裡走了進去。正是：

桃花輕薄，荒涼洞口之春；柳絮顛狂，辜負東風之意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請待下文交代。